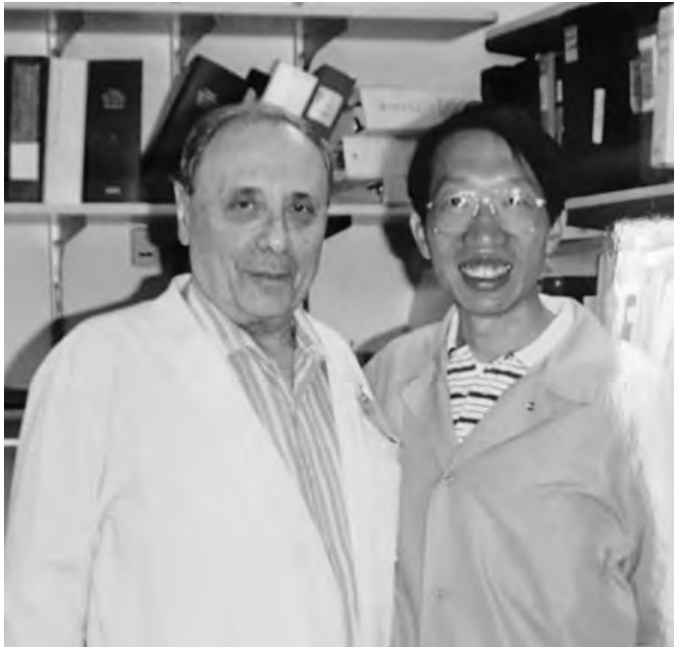




吾愛吾師

◎簡修平／中華民國防癆協會 醫師



著者和 Dr. Leonid Heifets 合影於丹佛實驗室 1999 年

果然九份老街、小吃、品茗、海景都令他印象深刻，讚不絕口。晚上到了台北某大飯店用餐，他問有無巴黎水 (Perrier) 可喝，當下我聽不懂那是什麼？強做鎮定，私下特別問經理有無此飲料？馬上請人去拿，極盡地主之誼。

不知是否上述因緣，Dr. Heifets 見我孺子可教，一年以後，他幫我以科學家（不是導遊）為名，申請簽證，又得到了防癆協會的財務資助，於是就到美國猶太醫學中心進修了。

我是在民國 87 年認識 DR. LEONID HEIFETS。那年他來台參與結核病醫學會，我被當時慢性病防治局林局長指定要做導遊，陪他到處逛逛。外國人除了故宮、中正紀念堂這些必逛景點外，還能去那裡玩呢？我想到九份是個有地方特色好景點，於是請司機帶我們上去。

到了美國，他正式請我到義大利餐廳用膳。打開 Menu 一瞧，居然只有義大利文，完全看不懂。他跟我：「你就假裝看得懂，跟著我點就可以。」意思是說這家餐廳很道地，只招待「自己人」，果然我們得到非常親切的服務。餐後，到附近一家著名書屋逛逛。他自己著作甚豐，除了醫學書籍，也寫小說。

他如果有特別要讀什麼書，可以問一位坐在搖椅上的老先生，他全年無休。結果靠近一看，竟是個微妙微肖



的假人。經過這位「老先生」的推薦，他送我的見面禮不是自己的著作，而是科羅拉多州風景書籍。意思是要我趁機多帶家人出遊，認識當地美景。真是個體貼、幽默、愛鄉又不自戀的人。

先前我在臺灣實驗室有一個小研究，正在完稿收工階段，就請他幫我修正，提供一些意見。經過他的潤飾，已可以投稿。我請問他是否加入作者群？他表示這個實驗在臺灣做，個人並沒有實際參與，不好加入作者群。

一個學者對於學術研究的嚴謹和誠懇可見一斑。又當時在美國該結核菌實驗室有許多臺灣沒有的非典型結核菌種。我見獵心喜，就私下培養了些想寄回臺灣，以充實國庫。在沒有事先知會他的情況下打包寄出，結果意外地被快遞公司以不符合「傳染性物資」寄送標準作業流程，慘遭退件。身為實驗室主管，他知道了有些震驚。

責怪的是我居然連寄包裹的「學問」都不知道，而非「竊取美國國家機密」之罪。最後，在他的指導下，我們做了標準安全防護，如願寄至桃園機場，由我方實驗室派專員接收，中美合作，完成使命。正港愛臺灣的 Dr. Heifets 愛屋及烏，真的把我也當自己人了。

建立了這個合作管道，好處還真不少。當時臺灣有一位兒童得了骨結核

病，懷疑是接種卡介苗引起的。但所培養出的病原菌必須要經過鑑定屬於 BCG Strain 菌種才能確診，當時在臺灣還沒有這個技術。

因此該菌種就從慢防局檢驗室寄至我所在的丹佛猶太醫學中心結核實驗室做進一步確認。經過該實驗室同仁們的努力，終於確認是 BCG Strain。記得這個案子在當時台灣衛生署接種疫苗藥害救濟會議上，是唯一確診的個案，家屬獲得應有的賠償。中美攜手合作，再添美事一樁。

那次到美國進修我有一個心願，就是要訪查全美最好的結核病防治組織。在讀結核病相關文獻時，對一位任職於美國紐約州衛生局結核菌實驗室主任 Dr. Max Salfinger 的見解有深刻的印象。因此我和他通了多次 e-mail 交換意見，並且要求親自拜會他的實驗室。他欣然同意並表示會親自到車站接我。

懷著滿腔學習熱誠，立刻訂機票飛到紐約，然後趕搭從紐約 Penn station 開出的 Amtrak 火車，前往 Albany 紐約州立衛生局學習。三個多小時的車程到了這個紐約州的首府，遠遠看到一位微胖的中年白人，目光炯炯有神，在那邊引頸期盼，我直覺就認定是 Dr. Salfinger 了。



美國真大，名為首府，但車站人煙稀少像是個小鎮而已。Dr. Salfinger 親自開車載我到他的實驗室，送給我的見面禮不是什麼醫學書，而是彼得·聖吉 (Peter M. Senge) 的第五項修練 (The fifth discipline)。

意在我能學習的是整個防疫網絡的組織架構，建立願景，系統思考。當時的我生吞活剝該書，有些消化不良，也無從了解其間的微言大意，幸有他的面授機宜，乃得略窺一二。

他每晚送我回 Holiday Inn 休息，隔日早餐後又到旅館接我回實驗室學習。幾天後，見我求知若渴，他不藏私地將各種結核病相關資料和他畢生絕學 (葵花寶典) 打包給我，要我笑傲江湖。

行程尾聲 Dr. Salfinger 親自駕駛他的 Nissan Maxima 送我到車站坐火車回紐約，並打趣祝福我的未來 Infiniti。那日煙雨濛濛，天空濕霧，氣溫驟降，整個場景如同定格的黑白片在此刻凝結了。

我們之前彼此並不認識，他卻待我如貴賓、知己，知無不言又傾囊相授。我看到了一個學者的儒士風範和人性真情光輝的一面。火車漸行漸遠，他漸沒於人群當中。車子開始沿著哈德遜河岸南行，雨水打在窗外溼溼潤潤的，好像也滑入了眼眶裏打轉。美國山河如此壯闊，資源如此豐富，人情

如此友善，是蒙受神祝福的國度。

如果真能留下來，當個研究助理也罷，想必也有發光的一天。然而家結核病盛行率是美國的十倍，結核病戰場是在臺灣不是在美國啊！望著眼前一片汪洋，河水悠悠，答案瞭然於胸，該是告別紐約的時候了。

回到丹佛，Dr. Heifets 要我多留一些時間到處逛逛，不必每天都到實驗室報到。老外的哲學就是「寓教於樂」。真的，那段日子是我人生快樂學習的美好回憶。Dr. Heifets 是生於前蘇聯時代猶太人，因共產國家無神論，無法信奉自己的宗教。移民美國後不僅致力於醫學研究，更是發揮其猶太精神，堅忍不拔，擇善固執，絲毫不妥協不媚俗。

工作之餘，他熱愛大自然，也是科羅拉多登山社會員。我開業五年後，全家有一次機會到洛磯山脈旅行，順道回丹佛拜訪他。興奮莫名的他，得知我開業行醫，給予高度的肯定和祝福，這竟是我見他的最後一面。他已蒙主寵召，享年八十九歲，畢生奉獻良多。奇妙地是接替他位置的竟是當年我去紐約州衛生局拜訪的 Dr. Max Salfinger。一個德術兼備，不可多得的人才。哲人已逝，後繼有人，冥冥中神自有安排。Dr. Leonid Heifets 應無遺憾矣。